思旋天地 思旋

專業人士撐政改

人與人之間講緣分，香港如此大，最近在社交場合老是遇上曹貴子醫生。曹醫生是康健國際醫療集團創辦人、行政副主席兼執行董事。曹貴子是專業人士但長袖善舞。康健國際醫療集團是上市公司，醫務中心遍及港九新界，據說超過一百家。他熱心公益是位慈善家，他是仁愛堂的副主席，獅子會首長，最近亦榮登保良局總理。他在社區的工作則有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香港文化教育交流協進會、何文田街坊會等。我常見他在這些社團活動中出現，親力親為。曹貴子醫生有個幸福家庭，太太賢淑持家有方，曹醫生百忙之中還會帶子女返學，參加學校親子活動，羨煞旁人。曹醫生熱心參與香港社區事務，日前何文田街坊會舉行基本法及政改推廣會，他率先表心聲，指出中央對香港政改有憲制責任，支持依法落實普選，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提議，遵照全國人大常委會八月三十一日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決定，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

有關最近香港當局進行「推行自願醫保計劃」諮詢，我曾徵詢曹醫生意見，曹醫生表示歡迎政府體察民意，歡迎高永文局長就保障水平高低、付款方式等安排與業界進行溝通，再將建議優化。曹醫生稱，香港人口愈趨老化，對於自願醫保是極其需要。曹醫生之得力助手盧麗娟女士也是位熱心公益的領袖，積極響應婦女要和其他市民一樣擁護基本法，支持依法治港，發揮正能量，共同守護香港，做個好公民。

何文田街坊會首長中，專業人士不少。眼科醫生梁兆寬是熱心社區服務的專業人士，每年他都會與長者街坊講解護理衛生知識，注意眼睛保護。言談之間他對國家尊敬之情溢於言表，梁醫生理直氣壯稱，我們背靠內地大樹，香港好乘涼。有祖國作靠山，香港定有強大生命力。梁兆寬夫人也是位醫生，伉儷情深。看他們有商有量研究醫術，街坊們都很尊敬他們。香港成功人士多，他們知足常樂，常懷感恩心，積極回饋，服務社會，為坊眾作出貢獻。香港市民，應共建和諧社會，尊重法律。我們要譴責破壞社區秩序的暴行，慶幸香港有一支優秀的警隊，市民應該全力支持警方果斷執法，維護社區秩序。

香港政府推廣政改宣傳不遺餘力，我們相信力降「入閘」門檻可以凝聚社會更多共識，令市民有更多選擇。就以街坊會民調而言，街坊都表示歡迎，支持政改方案，希望二零一七年實行普選。我們要凝聚共識，共同促進香港民主發展的進程，安居樂業。

發式生活 商台DJ余宜發

主持與DJ的分別

某個晚上主持節目的時候，有一位聽眾朋友問了一條很聰明的問題：「究竟余宜發是一個主持人還是一個DJ？其實有什麼分別？」我對於這個疑問，其實有很大的興趣，對外界人士來說，可能覺得沒有什麼可以討論，但我有以下的分享。

因為這個問題對於一般的聽眾來說，任何在電台工作的主持人也會稱呼為DJ，但反而我對於這種稱呼會有一點見解，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話說在加拿大修讀當地電台的DJ訓練班時候，除了學習主持技巧、咬字、控制播放機器之外，其中有一節課程是教導我們如何分辨節目主持人及DJ，當時我也在想有什麼分別，都是用聲音去主持節目。但當導師跟我們分析了之後，又真的很有道理。

其實分辨的方法非常簡單，我只要問你「DJ」的英文全名是什麼？你便會說，答案當然是「Disc Jockey」。

DJ主持的是音樂節目，需要利用唱片的歌曲跟聽眾分享，而節目主持人在主持節目的時候，評論及個人意見會多些，範疇也不同，雖然音樂節目主持人也會跟聽眾分享不同話題，但你會不會稱呼Do姐鄭裕玲或陶傑是一個DJ？還是節目主持人？說到這裡，你可能開始明白及懂得分辨。

還記得入行初時，我們電台一班主持人及DJ有機會參與電視台一個由Do姐鄭裕玲主持的遊戲節目「一筆勾銷」，這個遊戲的形式是每個參賽者需要輪流回答問題，其中她曾問我：「發仔，請講出DJ的全名是什麼？」我也很快地回答是「Disc Jockey」。

其實「Disc Jockey」這個稱呼，我相信聽眾們由細開始便接觸到，因為由八十年代開始，電台除了深入民心的廣播劇或時事評論節目之外，音樂節目的比重相當大，而且主持音樂節目的每個節目主持人，也有自己的風格、獨當一面，「六Pair半」的出現，就是其中的表表者，所以一般大眾對電台的主持人也會稱呼是「DJ」。

當然我這個話題沒有高低之分，只有正確與否。所以你們下次在街上遇到電台主持人的時候，就要想清楚怎樣稱呼他們。

琴台客聚 黃仲鳴

梁羽生的處女作

半夜網遊，忽睹有論者說：「梁羽生的大部分小說都比《龍虎鬥京華》具有可讀性，但是，之後那些早已經找不到靈氣的，如塚中枯骨般的作品，卻完全沒有《龍虎鬥京華》有意思。」依我讀梁的經驗，他很多作品都缺少了「靈氣」，都是「塚中枯骨」；那《龍虎鬥京華》呢？是否如該論者所謂的「有意思」？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香港白鶴派掌門人陳克夫與太極派掌門人吳公儀，互說己派武功最好，最後多說無謂，決定來個擂台比武，立下生死狀，一見真章；香港嚴禁私鬥，遂移「台」澳門，但只用了三分鐘，吳公儀一拳便打到陳克夫的鼻不停流血；誰勝誰負，大會裁決打和。這單新聞在當年相當轟動，《新晚報》老總羅孚靈機一觸，即推編輯部一個名為陳文統的人出台，要他寫篇武俠小說，陳文統一口拒絕，羅老總不理，「先斬後奏」，在報上來個預告，明言明天起即刊載。陳文統無可奈何，於是「梁羽生」出世，《龍虎鬥京華》出場。

《龍虎鬥京華》「楔子」有首梁羽生的〈調寄《踏莎行》〉，其中有句「卅年心事憑誰訴」，其意是梁羽生以第一身的寫法，通過一位老人回首三十年前的一件往事，掀起了故事的序幕。但此真「一語成讖」也，梁羽生寫了三十年後擱筆，回首前塵，箇中滋味向誰訴？作品成敗、毀譽交迸，他有何話說？

「梁羽生」被擺上台後，作品居然大受歡迎，其後一發不可收拾，就此毫不間斷寫下去。然而，論者多說其作品不及後來者、份屬老友的金庸多矣，惡評者甚至指為「塚中枯骨」，指「當寫武俠已經成為一種習慣，一份維生的工作，一種閉上眼睛也得將就前行的本領時，又如何去體味當初《龍虎鬥京華》時的興奮、內心的惶恐呢？」不錯，梁羽生寫《龍虎鬥京華》，確是如履薄冰，因在此之前，他從沒寫過小說，只愛看武俠小說，尤喜白羽。被推上陣，唯有以白羽為師，以吳陳的打擂台、太極武功為骨架，寫出這部處女作。

《龍虎鬥京華》之為「新」，由「楔子」第一身的寫法，到「尾聲」時的呼應，可見一斑；另如重視心理描寫，甚至有些意識流的味道，這比當年粵港派技擊小說確顯得較新，遂被推為「新派武俠小說」，他則被尊為鼻祖。

其實，《龍虎鬥京華》只是一部情節簡單、文字平淡、沒有激情的小說。他後來說：「寧可無武，不可無俠」，在這部書中，他的「武」卻比「俠」更為用心書寫；其後的作品，也是跟隨《龍虎鬥京華》的基本策略和套路而創作，武是手段，俠是目的，宣揚正義正氣，這遂流於教條，作品怎有生氣？

近日重閱《龍虎鬥京華》，竟覺不若年輕時那麼抗拒；從字裡行間忽地浮出當年陳文統無奈的神情來；這「無奈」，一纏就三十年。人已逝，是非功敗且由他！

■梁羽生的處女作。 作者提供

百家廊 晨風

大院的朋友圈

智能手機之後，被朋友拉進了幾個群聊圈。

兩個小閨蜜圈，三五人；一個中學同學圈，20多人；最大的圈是大院的童年夥伴群，最近竟然發展到100多人了。低到幾乎忽略不計的交際成本，大概是朋友圈的核心競爭力。不必奔波勞碌，縮在自家沙發上，在屏幕上輕輕一觸，就能進入熱熱鬧鬧的交際圈，和散布在五湖四海的老鄰居聊天，真的很美妙！

童年時住的宿舍大院，有400多戶，家家有孩子五六個，院中至少有幾百個孩子。家長背景五花八門，有的老死不相往來，孩子們卻是混在一起玩。成群結隊的孩子，一起在大院中瘋跑着長大，形成一個龐大的夥伴群。文革時家長都關了牛棚，大院成了孩子們的天堂。雖然父母的命運未卜，雖然生活費少得可憐，可十來歲的少男少女們，依然做着青春夢。看書、唱歌、游泳、滑冰、淘氣、打群架、學習做飯，過得有聲有色。

彈指幾十年一晃而過，中規中矩、古色古香的大院還在。老一代人大都去世，孩子卻散布在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多數已進入半百乃至花甲之年，孫輩繞膝了。有的成了歌唱家、作家、電視製作人、富豪、董事長、官員，也有人當了一輩子工人，甚至一輩子沒有工作。可是微信圈中的身份只有一個：大院的童年夥伴。大院，就是大院子弟的家鄉。即使已經散布在不同的城市乃至世界各地，到了漸被社會邊緣的晚年，卻還可以互相抱團取暖。

百人團中有主聊、有憤青、有幽默大師，也有「潛水」。主聊的都是當年最鬧騰的孩子。他們摸爬滾打一輩子，如今家境小康乃至富裕，又成了老玩家。最多的，是晒老照片和老物件。有人晒當年機關托兒所的畢業照，讓大家認出照片上的自己，還有人晒40年前大院男孩子們的合影。在有寬大雕花陽台的宿舍樓前，他們身着60年代的學生裝，笑容燦爛。圈主站在前排，那時是個蘋果臉的小伙子，笛子吹得很不錯。照片拍了不久，他們就都上山下鄉，各奔東西了，後來的職業五花八門，多數再也沒有回到大院。

有人晒出一張文革時大院居委會大媽的合影。照片上她們身着統一的花布小褂，人人捧着一本「紅寶書」。這些「小腳偵緝隊」，當年不過三四十歲，在鏡頭前英姿颯爽。頭幾天，同學的大姑在照片中認出了自己，立馬讓年過花甲的侄子去找原照。如今老太太快100歲了，還耳聰目明。她照顧大了六個侄子侄女，文革時還保護過院裡幾個爹媽被抓走的孩子，是大院公認的「功臣」。

在微信圈中，夥伴們爭相回憶大院的往事。有人提起一起玩耍的幸福童年。那時大院每周都放映電影，經常組織孩子們表演文娛節目，節假日各類活動豐富多彩。更多人回憶文革時各家的慘狀。1966年，短短幾個月間，一個個體面的家庭妻離子散。三天兩頭，院裡就有人上吊、跳樓、割腕，房子被沒收，家屬被轟出大院。

有人說，他父親是被造反派從樓梯推了下去，摔得頭破血流，嘴裡還在喊「要文鬥不要武鬥」；有人回憶院裡一位名醫的遭遇。一位鄰居是名醫，當年專門給中南海首長看病，曾有「中國第一針」的稱號。他醫術高、人性善良，很多鄰居生病都得到過他的救治，連保姆生病，他都熱情地給診治。文革中的一天他被造反派帶走，不久就慘死在關押處。他的兒女都被發回老家，兒子得抑鬱症，風華正茂時割腕自殺，女兒也在老家受盡了苦難。現在葉大夫的女兒是瑞典一家公立醫院的知名中醫，她在微信中重憶那段歷史，引來圈中一片唏噓。

群聊圈最多的話題，還是晒現在的幸福生活。旅遊、健身、寵物、養生等話題，最受歡迎。經濟實力強的，也會晒收藏，晒世界各地的自駕遊。一個個年代久遠的罈罈罐罐，一幅幅世界各地的風光攝影，晒到了圈子裡，主聊的和圍觀的，都興致勃勃。

圈子的最大好處，就是來去自由，自由地七嘴八舌，自由地沉默。你不說話，別人也知道你的存在。算了算，這個100多人的圈子中，主聊的也就是那麼20多位，多數人都是「潛水」，默默收集着別人的故事。正如有個段子所說，一個好的群，得有一批打死也不開口，打死也不退群的「呆粉」。我就是呆粉的一員。

中學同學的圈子，就要簡單得多。人數30位上下，且都是女生。除了曬攝影作品之外，主要就是曬同學情，曬養生知識，曬如何保養容顏，曬世界上那些特立獨行的女人，那些女人不服老，雖然年紀一大把了，還敢像少女那樣打理自己，生活熱情一點都不減。經歷幾十年人世滄桑，很多同學已是獨居，有大把時間，可難免孤獨寂寞。有了微信，再不怕日子冷清。清晨起身，就能隨手微信一下，向大家發個問好的小表情，甚至和移居國外的同學發起個小群聊，好像同學還守在一起。也有幾位同學經歷坎坷，較喜歡扮演「憤青」，隔三岔五地發帖抨擊社會陰暗。有的同學喜歡主旋律，就善意地規勸大家多看光明面。雖然經歷、立場、觀點各不相同，最後還是都回到了同學情。無論是將軍，還是工人，在圈子裡的話語權是平等的，誰都可以發表不同的看法。

更簡單的圈子，是閨蜜群。本來就三五人，還都挺忙。都是丟下一句話就走，然後幾天不在群裡露面。當然了，不管跑得多遠，最後總會回到群裡來。只要手機在手，就沒有離開「組織」。

坐在家中，幾個群逛下來，就逛遍了幾個交際平台，還真有點累。反思一下，總算明白，微信交際與現實交際，永遠不是一回事。很多在微信圈上聊得挺歡的人，現實中永遠不會碰面。他們可能分別在地球上兩個地方，也可能是一個城市中不同的人。靠回憶為營養的交際，最終會把回憶變成雞肋。有位極少在圈中發言的同學說，她不喜歡在手機上回憶，更喜歡在現實中更新生活。

我想，朋友圈文化中，只有身在群中，心在圈外，保持觀察者的心態，才能不被群體文化左右吧！

■朋友群聊圈的最大好處，就是來去自由。 網上圖片

見多識廣 尹樹廣

外灘少塊紀念牌

第一次去上海是一九八二年夏。那時是個窮學生，大上海給我這個「北方佬」留下好多難忘的第一次。第一次行在電影《霓虹燈下的哨兵》中繁華的南京路上，第一次弄清什麼是弄堂和刷馬桶，第一次品嚐醬雞脖子和鳳爪……但印象最深的要數外灘的「萬國建築博物館」西式建築群。

今夏，故地重遊，外灘豈能錯過。暮色漸濃，華燈初上，江岸上情侶偎依，遊人手機的閃光燈瀉出刺眼銀光，船隻在迷濛的黃浦江上往來穿梭，陸家嘴東方明珠塔、國際會議中心等地標建築撲朔迷離，勾勒出大上海不夜天優美畫卷。

流連外灘，不知不覺走過陳毅廣場，走過上海人民英雄紀念碑，走過紅光映襯下的百年外白渡鐵橋。橋盡頭的路口，煙氣騰騰，幾個小販大聲叫賣羊肉串，混雜着孜然味的香氣隨風飄來，饞蟲在胃腸裡蠢蠢欲動。橋頭著名的小洋樓是俄羅斯駐滬總領館，領館外的櫥窗裡展示着紀念偉大衛國戰爭的珍貴歷史圖片，讓思緒暫回到炮火連天的蘇德戰場，《喀秋莎》的歌聲響起。

原路返回，再經過陳毅廣場，突然發現陳毅雕像被蓬布遮蓋了起來，驀地想起，這裡幾個月前不是發生過三十六人因踩踏而死的悲劇嗎？人怎麼這麼善於遺忘啊！

前幾次來外灘，只是遠遠眺望那些歐式建築的雄偉身影，從未走近過。難得清閒，不知不覺走近它們，仔細端詳起來。這些昔日外國租界區的大牌外資銀行一字排開，綿延一公里半，構成了上海作為國際大都會的歷史符號。

中山東一路十七號的建築，原為字林西報大樓（英文《字林西報》（1850-1951）），為新古典主義風格。它由德和洋行設計，茂生洋行承建，鋼混結構，一九二四年落成。建築的立面別具一格，一層中間飾多立克式石柱，立面中部很簡潔，簷下由男性大力神石雕像托舉，上部飾多立克式雙柱柱廊，樓頂一對巴洛克式塔亭最有名，與不遠處的原海關大樓上的尖頂鐘樓交相輝映。

中山東一路十五號的建築原為華俄道勝銀行，是中國首家中外合資銀行。一九零一至一九零五年建造，是上海最早用釉面磚貼面、電梯和衛生間設備的樓宇，歐洲古典主義建築風格。在一棟棟老建築前流連，高聳的羅馬柱，石雕巨人像和門前石獅，無不透出昨日十里洋場的繁華景象。

此次遊外灘，總覺少了點什麼。幾個月前那場踩踏悲劇像個幽靈，揮之不去。不禁想起香港一段往事。一九七一年強颱風露絲襲港，佛山號客輪在大嶼山附近海面沉沒，八十八人罹難，政府在岸邊豎立紀念碑悼念。時至今日，每當盂蘭勝會，附近的長洲居民都會紮紙紮為佛山輪超度亡靈。台北車站也有個紀念碑，緬懷在城市水患中死去的市民。這樣的例子在各國和地區很多。

人生苦短，禍福無常。倘在陳毅雕像的某處，鑲嵌一塊小小的紀念牌，追思三十六個逝去的生命，銘記這次重大公共事件的教訓，是不是更能體現政府的慈悲和豁達，增加大上海的人性光輝和美麗？我想，倘勤政愛民的老市長陳毅看到小小的紀念牌，也會很高興的。

翠袖乾坤 伍淑賢

斯諾登在美麗華

近期最關香港事的電影，是有關斯諾登(Edward Snowden)在二零一三年大爆美國國安局監測機密的紀錄片《第四公民》(Citizenfour)。這套奪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的作品，由美國的羅拉柏翠絲(Laura Poitras)執導，奇怪的是電影雖有泰半在香港Mira酒店某房間、即斯諾登匿藏之所拍攝，但似沒引起港人注意，雖然我那天看的日場也算滿。

導演羅拉大有來頭。她拍此片之前，已拍過兩部打響名堂的紀錄片，一是在伊拉克紀錄當地一位醫生參選的過程，叫《吾國吾土》(My Country, My Country)，也獲奧斯卡提名。另一套《誓言》(The Oath)，是她在也門拍攝一個前拉登保鏢、後來當了的士司機的人。連同今次的《第四公民》，她已完成了探討美國「九一一」後，國家權力膨脹對人之影響的三部曲。

羅拉堅持在作品中永不出鏡，像《第四公民》，鏡頭只見斯諾登，也找來時為《衛報》專欄作者的獨立記者格烈格活（Glenn Greenwald）和該報編輯伊雲麥加斯基（Ewan MacAskill）訪問他。當時全球見到斯諾登在房間獨白的片段，就是羅拉拍的。

電影好不好，大家自可判斷，但香港在羅拉眼中有種沉鬱和平靜。影片一開始就是紅隧的連綿天花光管，畫面是斯諾登主動聯絡羅拉的絕密電郵，由羅拉聲演。待下次香港再出現，也是在紅隧，鏡頭一轉已在Mira酒店房間，斯諾登和格烈格活正熱切討論機密檔案和下步行動。之後有兩件小事很有意思，一是有次大家正討論時，火警鐘聲幾次響起，起初都沒理會，後來氣氛緊張起來，斯諾登忍不住打電話問職員，原來是定期維修，沒事。斯放下電話，說：「如果可以預先通知就好了」。第二宗是伊雲在酒店房間第一次見斯諾登時，有點矇查查，直問斯「你是誰？叫甚麼名字？」大家都笑了。

這幾個人在酒店呆了八天，也拍了八天。導演有個鏡頭拍深綠的九龍公園和一幢幢天際高樓，一片寂靜。電影對酒店應沒宣傳效用，但這舊稱美麗華的酒店要在史上留名，可能還靠這電影哩。

跳出框框 蒙妮卡

遊歐禁忌

美國《哈芬登郵報》最近刊登一「溫馨提示」，呼籲美國人旅遊歐洲時，要注意六大事項，千萬別讓自己丟臉。細看條文，覺得同樣適合我國遊人，不妨參考。

一，別帶太多行李。

巴黎地鐵的走道狹窄，會阻礙其他行人。倫敦的地鐵沒有扶手電梯和升降機，若帶太多行李，更害苦自己。我曾經在地鐵內像乞丐討飯一樣，等候那些「紳士」幫忙搬行李。

二，穿衣得體。

歐洲人比較注重衣着打扮，別穿得像去球場看波那樣隨便。若要穿球鞋，就不要穿西裝。多年前，有美國女遊客穿了緊身褲欲進入倫敦哈勞百貨公司，遭拒諸門外。後來她告上法庭，反而成為英國人的笑柄。據說，背囊客也被禁入哈勞。

三，別給太多小費。

出發前做好功課，熟讀各地小費的百分比，要入鄉隨俗。美國人通常很「霸道」，自以為很闊綽，小費格外多。歐洲的服務員未必領情，覺得美國人破壞了規矩，甚至是侮辱了他們。

四，別大聲喧嘩。

雖然歐美白人同一膚色，外表難分辨，但是，地鐵裡最無所顧忌的，肯定是美國遊客。英國人若以厭惡眼光側視，他們也不會收斂。如今東歐移民滿布英法，比起美國人，他們反而禮貌得多。

五，別抱怨食物。

美國人食麥記垃圾餐長大，卻很喜歡投訴歐洲食物不合胃口。法國餐和意大利餐聞名於世，他們同樣不滿意。可能他們對歐洲美食期望過高，也有着「強國」心態。

六，別抱怨廁所要付費，應入鄉隨俗，預備零錢。曾經目睹一位美國女遊客在廁所門外大吵大鬧，強調「人有三急是天性」，「去廁所是人權」；要付款才准予如廁，違反了基本人權。